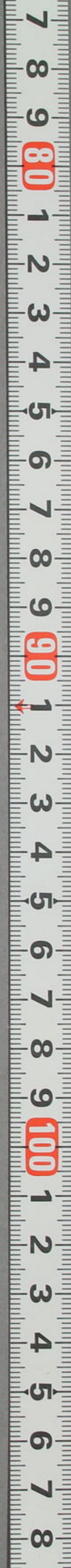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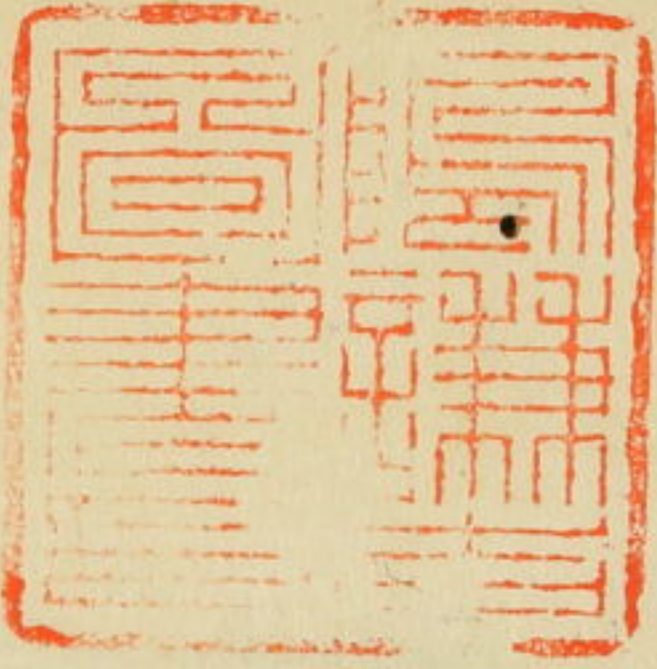


二程類語

信

仁13
77
个





門口仁3
第 77
卷 5

二程先生年譜卷之八

明道先生年譜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

月

日先生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太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以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京師居再世曾祖尚書虞部員外郎諱

澄海唐伯元
廣安姜召
體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編次

校梓



希振祖道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珣大中太夫母封壽安縣君侯氏曾祖而下葬河南遂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詩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志操

慶曆三年癸未十二歲

先生十二三時居庠序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是為彭夫人封

仁和縣君

六年丙戌年十五與其弟頤正并受業于汝南周茂叔先生

大中公知虔州興國縣事嘗假倅南安軍茂叔時為獄掾不為守所知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乃遣二子從游自是先生遂厭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嘉祐元年丙申與正叔寓京師

時關中張子厚載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

夕二先生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兩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初子厚因范希文勸讀中庸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竟無所得至是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按此年以前無可考門人劉立之記曰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謁交當是宋制每年貢士先生常往來京師

二年丁酉年二十六舉進士及第是科歐陽脩知貢舉仁宗御殿親試先生與張載朱

光庭曾鞏蘇軾蘇轍同登第二科則呂大鈞與馮先是貢士張吳二人以殿試黜積忿降元昊生事邊疆朝廷囚其家屬未幾復出之自是殿試士無不登第者

三年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

先生初至令以年少易之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錢兄之子訴曰父藏也令以無證佐難決先生曰此易辨耳問其人爾父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彼借居幾何時曰二十年即取錢視之謂訴者曰今官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

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以賄聞。而怙力。文身
衆皆憚之。監司州縣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
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
笑曰。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救死不暇。
安能殺人。稅官嘿無以對。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
去。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
雜處。莫之敢禁。先生戒寺僧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
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
水害。倉卒興役。諸邑卒皆狼狽。獨先生所部。飲食菱
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鄂人無

死者。所至治。後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
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曰。薦士
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其所欲。

八年癸卯。調為江寧府上元縣主簿。

先生居鄞縣。再期以避親。再調上元。邑多羨。由近府
貴富。家厚。價薄。稅售之。小民苟一時之利。父則不勝
其弊。先生為令。書法。田稅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
搖言。既而莫不服者。會令缺。先生攝邑事。邑訟稱煩。
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盛夏塘堤大決。法
當言之。府轉聞漕司。然後計功。調後。須月餘。乃興作。

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即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饑且病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則與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常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至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遺詔不可違。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正二日耳。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其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

敢除者。茅山龍池有蜥蜴五色。而文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云。一龍飛空而去。遂嚴奉為神。先生捕而脯之。衆疑始解。初至時。見持竿道傍。以粘飛鳥者。取其竿折之。令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大率類此。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年三十六。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必告之。孝弟忠信事父兄長上之道。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

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名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鄉民社會為立
 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二年之間。無
 強盜及鬪死者。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
 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
 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先生。質其驗。乃出懷中
 書。稱張三翁。先生問。張時四十。安得稱翁。叟駭謝。邑
 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
 富民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費大。省縣庫有雜納錢
 數百千。常借以助民。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

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河東
 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
 城。之民遂為精兵。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
 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
 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晉俗尚焚屍。
 先生禁止之。先生去後。郡官有以途遠行之者。愚俗
 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在邑三年。百姓
 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熙寧二年己酉。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
 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裡行時年三十八。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比二三見期
 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
 議久日官報午正先生求退出庭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去賢
 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詞辨獨以誠意感動人王神宗
 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
 弟頤為首所上章疏稿子弟不得窺見嘗言人主當
 防未萌之欲仁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
 人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柰何輕天下
 士神宗曰朕不敢朕不敢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

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擬拾群下短長以沽
 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贊以為得御史體時王安石方
 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
 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
 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
 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
 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
 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
 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
 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脩

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刺民希寵不加黜責諸事安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右亦不怒及置條例司遣公使于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右對語安右子雲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右曰新法數為人沮乃與程君議零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右曰兒悞矣先生正

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零不樂去自此與先生不合時方行青苗法有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者迎合安右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先生與右正言李常論廣淵培克迎合以困百姓不聽先生又疏乞留張載按獄浙東不聽神宗問張載邢恕之學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三年庚戌夏四月己卯出為京西路提點刑獄疏辭不拜

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貶知審官院孫覺知

廣德軍。于是先生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
苗錢利息。及汰知提舉官。未蒙施行。近日所聞。尤為
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議。舉劾不奉行
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各改張。由柄臣
尚持固必。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幸甚。不報。又上
疏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
之風。浸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
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
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
石為之愧。在先生以言不行。懇求外補。會張戢李常

王子韶亦以不合乞罷。各罷補。州縣安石素敬先生
忠信。但出為京西提刑。先生疏辭曰。臣學陋識疎。徒
有捧日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已抗章。自効屏居。俟
命。豈意刑書未正。恩典過頒。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
臺諫之任。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
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投諸荒
陬。實所甘分。從之。先生出而臺諫一空。○張載按浙
東獄成。還朝。會弟戢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終南
山下。曾問先生以定性之學。有答書見第二卷。
壬午改。蒼善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時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莞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懽屢平交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

四年辛亥先生居鎮寧

是年八月河溢澧州曹村埽決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

禁兵以繼之師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眾以為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并脩塞第五埽決口鎮寧

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
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一版河先生以法拒之
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眾
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
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
亂昉有言其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
復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
過州見先生言其而氣懾既乃揚言于眾曰漚卒之
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誅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
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五年壬子先生自鎮寧罷歸

是年十二月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
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

六年癸丑先生家居

時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先生家居不補父之

七年甲寅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改太常丞

時薦者言其年勞應叙乞遷職故有是改然先生仍
家居不赴

八年乙卯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

神宗猶念先生會脩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

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程某在彼否連
知其賢不能用遺恨千古
言佳士是歲十月慧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
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
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
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

九年丙辰十月同平章事吳充薦先生不報

時安石罷相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與安石連姻
而心不善安石所為欲有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
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及先生光自洛貽書充
不能用

元豐二年己未召判武學未至報罷仍令扶溝時年四
十八

時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
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
疏言方朝廷脩設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議論陟
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顯者陟
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
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
為仕宦要津而小人齟齬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
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罷復舊

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稍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
 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產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
 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入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
 為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
 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遠戶四

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
 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
 為政常權穀價用禮荒政之遺意不使至甚重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
 教久掘井以溉亦可法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
 焉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隣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
 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
 扶溝盜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
 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
 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
 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

二程全書 卷八
十一
乏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申權寵至盛所
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
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
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
卒不久隣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
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
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
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經以官制得
改除奉議郎仍知扶溝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
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

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
聽責易如私由民既倦于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
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
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
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
動謝曰寧受全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
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
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速數日而事集先是隣邑民
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先生坐是以持旨左調邑人詣
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久知老稚數百

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遺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
 得監汝州酒稅○按范祖禹曰先生以親老求為閑
 官居鄉殆十年與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
 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養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
 之從學者不遠千里而至據此則當是已未以後家
 居至乙丑連前此自鎮寧歸癸丑甲寅乙卯三歲共
 近十年言十年者舉成數也

元豐八年乙丑夏五月召為宗正寺丞

時哲宗嗣位朝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雖小官特為
 時望所屬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故有是召先

生以疾不行

六月丁丑先生卒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
 生程君伯淳之墓

行狀是伊川極力文字取善名

伊川先生行狀畧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
 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
 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
 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
 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
 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
 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

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
 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
 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
 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
 下未有臻斯理也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
 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
 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
 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
 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

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
 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
 而能通教久而人易從怒久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
 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
 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
 斥退而省其私善言德行如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
 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
 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
 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
 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

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導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又叙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

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無真儒天下賢實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謂先生接孟氏之傳則可至其傳受

先生生於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久辨異端

關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

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

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

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

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朱光庭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

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

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

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雖萬變交於前而

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

不足以動其心

范祖禹曰先生以獨智自得於聖人千有餘歲發其
關鍵直睹堂與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
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
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游酢曰先生平日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托以忠
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
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
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
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

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
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
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
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

呂大臨哀詞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其養
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
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
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
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
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

程年譜 卷八
有所不辭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

遺事附

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以則渾是一團和氣只二語亦可想見其人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又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及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神宗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顏與光風霽月並善形容會同天節官嬪爭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

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官嬪慣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

神宗欲用溫公召為樞密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先生曰朕召司馬卿度光來否先生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先生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容罷歸元豐初申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

樞府入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一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先生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以題要不閱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先生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先生曰只被入不守本分也後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入不能盡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意伯淳者以其不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舉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

先生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二朝士父不見謂先生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

終不肯回頭來先生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
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
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去就若
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
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
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
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
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
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

則感賢誠意却為天棋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
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聽用從此黨
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
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
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
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
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
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
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
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

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
以後世規當日君臣之風
 恐人言不稱職豈不是盛德事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
 苟如是為則是為已尚有私意在却在朝廷不干
 事理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
 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
 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
 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
 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

容詔佞介甫以為有牙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同司馬
 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脩注得罪張天祺以
 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復眾人以為不可則
 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
 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
 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
 甚也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
 稅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
 師兵部曰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顯

獨除監司，顯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夫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其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按杜孝錫、伯温同聞之。

扶溝地卑，歲有冰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

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

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

後為畫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

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

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

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先生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

也。病甚則非所及。觀其自處，必是有以救之之術。

尹彥明曰：司馬温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着心處。

明道伊川常嘆其未正。一日温公謂明道某近白有

箇着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二箇中字着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着心只那着的是何？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嘗說云：待要傳與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

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大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顯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大中乃許。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伊川謂先生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

伊川則直曰不然

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斷地黃明道率伊川伊川以

前輩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

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若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

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銘李仲通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

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

之期聖雖可學兮所貴者資便儂皎厲兮去道而遠

先生在穎昌楊中立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

先生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

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

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

從之因使入送先生處志寧乃語定夫及楊於是同

從之

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父誠實但聰悟不及楊故先生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先生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先生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先生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先生謂謝子雖以曾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

有此其憤悱如此

與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元豐八年陳瓘為貢院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論頴子不遷怒貳過惟伯淳能之瓘曰伯淳誰也祖

禹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瓘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遂以寡陋自愧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

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林本節雖差曾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辨有才俊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力曰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為也

伊川先生年譜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 月

日先生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慶曆六年丙戌先生年十四與明道同受業於周茂叔先生

皇祐二年庚寅年十八上書闕下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上書畧見第一卷

四年癸巳始遊太學

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隣齋首師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

嘉祐四年己亥年二十七舉進士廷試報罷

先生自是不復應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按是年以前當是應舉往來京師曾與橫渠論易見明道年譜

英宗治平 年

時呂申公公著判太學命眾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大學正先生固辭呂公即命駕過之

治平三年丙午

是年九月呂申公知蔡州將行上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

以不次旌用

熙寧二年巳酉

是年明道為御史屢薦先生不報

神宗元豐八年乙丑先生年五十三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于朝是歲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同薦先生疏云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諫官朱光庭言頤道

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
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
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
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
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
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
起陳搏种放高孤素節聞於天下揆願之賢搏放未
必能過之願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
真得聖人之傳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
乞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願以

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
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
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
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正學之
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先生再辭尋召赴闕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三月先生應召至京師
是時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至
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

起願而用之。願趣名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施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不得不獨願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再辭不獲。仍受西京國子教授。

先生辭免狀畧云。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名。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况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

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願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為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

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旦上奏欲再上殿進劄子三道且云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時劉忠肅某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不報既而命下

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條例太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俗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時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取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極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

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
古人旦夕承弼之意乞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
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二歲子弟一人侍上習
業且以邇英迫隘恐於上體非宜而講自宰臣史官
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
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
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
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
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
感上心皆不報

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再辭不受

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
冬至百官表賀時神宗之喪未除先生言節序變遷
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從之

二年丁卯先生年五十五

是年三月神宗服除有司以故事將開樂致宴先生
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言禮則因事用樂可也今特
設宴是喜之也不可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
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
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

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按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想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

詩云云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粟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又一日當講頴子不改其樂章問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

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靈也
 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
 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講退范堯夫曰先生志生記
 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
 多也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
 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
 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丟也人或以問先
 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
 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

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
 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
 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
 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
 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問之曰上藩
 邸嫌名也先生講罷因進言曰臣講書見內臣貼却
 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德兆之上患臣下尊之
 過甚而驕心生此皆是左右近習輩卷成之不可不
 戒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始月蒸餅為炊餅皆
 此類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次日孫莘老講論

語讀子畏於匡為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其義理每講一書有以開導人主處必懇懇言之始初內臣官嬪皆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者佞人之類皆惡之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嘗空乏諸公知之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云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

者只與折支自後為始支見錢又不為妻求邑封嘗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叙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不獲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徃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頗少元龍之意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能文章者疾之與

其黨類巧為詆謗內翰蘇軾奏狀云不意子瞻至此可惜程某之
 姦未嘗假以辭色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
 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先生言曰引此亦出倉卒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豈有賀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忍言排之幾于文無行矣今已賀赦了却往吊
 喪於禮無害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眾皆
 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一日先生奉命主溫公喪
 軾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
 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先生不
 答鄒志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

乎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軾詰之曰正叔不好佛
 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
 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
 輩食素秦黃輩食肉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
 諫官並具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
 先生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眾多不從一日門人
 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子瞻以鄙語戲先生門人
 朱公掞輩銜之是後蔬饌亦不行蓋當是時呂申公
 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先生進退人才子瞻兄弟疑
 先生有力故極詆之又朝廷欲以游酢為正言蘇右

丞沮止毀及先生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按舊實錄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其論事皆用軾意

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蠢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

八月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入實為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

二程年譜 卷八
顧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久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願太佞。太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願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願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父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

思之不無愧也。今臣乞去職。若復召願。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孤老在外。無所憾矣。
某月先生再疏乞歸。不報。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報。

三年戊辰。先生年五十六。再乞致仕。不報。
是歲先生又乞歸田里。不報。乃乞致仕。亦不報。再上狀畧云。歷觀簡冊。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為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為朝廷光。而乃德義不脩。誠意不至。

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釁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為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為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耻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為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為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為亦所以為朝廷也竟不報

五年庚午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

七年壬申三月除左通直即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恐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先生竟為蜀黨所擠又適軾弟轍執政才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不復得召先生再辭免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左通直即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乞尋醫

紹聖元年甲戌哲宗初親政授前左通直即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再辭不就

先生再辭狀末云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訓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微誠感格聖心竟不就職

紹聖四年丁丑十一月送涪州編管時年六十五

先是先生以黨論放歸田里不知年月史考是歲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

廷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白追遣先生欲入內別叔母清臣不許明日仍贖以銀百兩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馬用充臧氏先生赴涪渡漢江中流颶風作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元符二年己卯正月易傳成
二年庚辰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
居住還洛

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良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
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
事雖變其安敢變○又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
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
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
須學也貧而無怨難
况患難乎

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先生既受命即謂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
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知是
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三月
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前此未嘗致仕疑西監供職不又即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癸未四月用言者追毀文字

是年四月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怪
專以詭異聳動愚俗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
罪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
叙復過優亦未詳

朝政於是有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
司覺察范致虛又言程頤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而
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
生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
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當時國是如此

五年丙戌年七十四

是歲正月慧出西方又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
禁先生得復宣義即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
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
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

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
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
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
工拙蓋未能無失也

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先生卒于家年七十五

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先生瞑目而卧忠孝
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
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一本作或人
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先生將屬纊時
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既

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大中而卒繼大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彦而何議始定或乃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况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况立廟自伊川始乎

尹子註云此一段可疑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緇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

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

而起之伊川曰將累矣使韓富富國時吾猶可以
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設
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
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遺事附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

叔不排釋老

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
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

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
曰公知射乎有以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
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殼率之法不從羿
狙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
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
不恤也其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

中也先秦文字

天子方幼先生建言選官人四十以上者待左右所
以遠紛華養性

先生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

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趙侍郎范純甫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

先生云其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今人陳乞恩例義

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者不一作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

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先生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

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

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

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

開陳是非道入主之意後來遂除待講

先生每問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

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

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出此言也如當初泛論

人才却可今既如此其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先生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汙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

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

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聰推難考之

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多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

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

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

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禮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佐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詆然所載經筵進說尤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舊註

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

其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其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在恐公不能周也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平李事因言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只此便是先生陶浴人才經綸天下手改舊註君子以為可疑才識之難如此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有久勞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

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先生稱賞之拱手遜謝先生云上空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寬因問先生謂求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又短每見入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先生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其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

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待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

興是自然住不得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入於惡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不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子曰公何言哉

其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其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故不敢異公以為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

君請討之曾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師苗公

至子避之幕府見公婿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

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二程某亦嘗學禮何

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

之事是歟曰考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也王子真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

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

二盃炷香以待是日先生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

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先生聞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曰：未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先生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尹子問於先生，先生曰：靜則自明也。

或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不知身為言。

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此也。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馬。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二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

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二使使

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

久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

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

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閑人遊，若錚客當

不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

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

日訪子，款語。子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

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

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

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別焉。公曰：「願少留某

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入要於

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

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

「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

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

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

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獨完。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穎昌欲屈致明道伊川。預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脩治窓戶皆使親為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韓持國使掾為亭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已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于穎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太資某，將謂有其極切公事，乃是求薦已。某云：太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姨一作夫大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矣。先生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此有缺字

間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三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既而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牒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

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崇寧初先生遷居龍門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其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

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鮮于侁問先生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先生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先生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

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黜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

堯舜之道矣又一本記先生云是不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

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也。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入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是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遂為說以獻貴人。注云獻蔡卞。如用說桎梏之類。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尹彥明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先生。先生問之。彥明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先生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

尹彥明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某當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改。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尹彥明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尹彥明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彥明曰。敬有其形。

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則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其某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尹子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尹子曰明道猶有譎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譎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反莫不飲食鮮能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

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

恐是後來所改也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二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

光先生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與起於起處意同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媿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疑方言賭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彥明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

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尹子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惇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其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也語

尹彥明曰伊川常愛衣草或博褐袖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

先生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在洛中常學昌黎巾孟敦夫厚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厭書先生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

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敦夫來見尹子曰
先生冷其來見三公若彦明則其所願見如思叔莫
不消見否尹子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
其之心也先生嘗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
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晁以道見先生論難及復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
也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正欲道同耳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
子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
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

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
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
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
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彦明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
用乎彦明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
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
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
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彦明且曰其當時悔不
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彦明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

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懼也。彥明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方行之。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燁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

亦不如燁。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身下。

子謂尹燁。曾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嘗者終有也。

思叔詬言。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張思叔問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每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二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

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保生邪。先生默然良久曰吾以忘生猶欲為深恥。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先生後先生二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自見先生後作文字甚少先生每云張繹朴茂。

王信伯問學於先生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多信吾言但信敢理。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

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謝子與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先生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下本作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

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徒之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者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熟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云本註

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其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尹彥明及張思叔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行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其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永南糶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

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以尹彥
明知文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彥明以
是告之伊川曰以父母遺體偶賤倡其可乎
官妓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婚也明道子死章納其
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
餽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
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壻所與莊上常合藥
與久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

事

郭忠孝每見先生問論語先生皆不答一日先生語
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瀆切問而近
思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八止

明曆三丁酉年仲春吉日刊行

德川家康

